

南社丛谈：历史与人物

郑逸梅梅瑶编著

中华书局

出版说明

郑逸梅先生（~~1896~~—~~1992~~）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。自~~1916~~年起，他就在报刊发表文字，至耄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，成就一段文坛佳话。其笔下著述，多以清末民国文苑轶闻为内容，广摭博采，蔚为大观，成为了解近现代文艺界情形的宝贵资料。郑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，简练含蓄，饶有风致；晚年炉火纯青之作，则用白话间以文言，笔墨卷舒之中，人情练达之处，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。这些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小品文体和雅俗共赏的风格，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喜爱。

郑逸梅先生生前结集成书四十余种，去世后，其家人又从遗稿中整理出若干著作行世。然凡此单行本多出版有年，坊间已不易寻见。今中华书局征得作者家属同意，择其代表作品，汇辑为《郑逸梅作品集》，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印行，以飨读者。

《南社丛谈：历史与人物》，即《南社丛谈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~~1986~~年初版；~~1988~~年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曾将此书收入该社所编《郑逸梅选集》（第一卷）中。今据上海人民出版社~~1986~~年初版重新录排，并酌加校订。凡明显误植者径予订正，必要之处以小注说明，希识者鉴察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~~1992~~年 远月

前摇摇言

摇摇鸦片战争以后，封建腐朽的清王朝，对外屈膝投降，出卖民族利益；对内则重重盘剥人民，残酷压迫，便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。到了二十世纪初，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浪潮，日益高涨。平时执着笔杆的书生、学者，这时也义愤填膺，不甘示弱，抱着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雄心壮志，挺身而出，把笔杆作为武器，从事不屈不挠的斗争。南社便是在这形势下产生的。当时柳亚子、陈巢南、高天梅等同盟会员，登高一呼，众山响应，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民族革命旗帜下的文学社团——南社。他们仰慕着明代末年的几社、复社人士提倡的气节，以文会友，声应气求，扭成一股力量，顿使魏阉丧魂，阮奸夺魄。肯定这种精神和力量，是收功生效的，大家步着后尘，作出新的贡献。“操南音不忘本”，也就是南社的“南”字取义所在了。

南社始于一九〇九年，那时尚在清王朝统治时期。第一次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雅集，只有十七人。直至一九三六年，在上海福州路同兴楼举行南社纪念会第二次聚餐止，前后维持了二十七年之久，社友发展到一千余人。成员既多，他们的志趣和政治倾向就不一致。有的是勇往直前，实干硬干，为了反清王朝、反袁帝制、反军阀、反敌伪、反国民党、反蒋独裁而

被杀害的，如仇蕴存、宁太一、阮梦桃、孙竹丹、陈秋霖、陈勒生、朱少屏、杨性恂、杨杏佛、范鸿仙、邵飘萍、宋教仁、林万里、林庚白、姚勇忱、郁曼陀、吴虎头、容伯挺、周实丹、周祥麟、程韵荪、龚铁铮等，都是断头沥血的牺牲者，成为南社烈士了。有的完全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，一自清王朝垮台，认为重见汉官威仪，任务完成，一切的一切，就松懈下来了。有的是一头脑的高蹈远引、与世无争思想，山林啸傲，风月流连，吟诗作赋，没有一些政治气息的。有的则抱残守阙，与古为缘，任你五四运动掀起怎样的新文化高潮，他依然故我，无动于衷，有时对于新生事物或出以冷言讽语的。有的则泯灭敌我界线，只图个人的享受，骨头不硬，一经反动派的威胁利诱，就认贼作父，傀儡登场，卒致身败名裂的。那些随着亚子走革命道路的社友们，却感觉到情况太复杂了，旧的组织，不能适应新的潮流，那么内部非澄清一下不可，组织非改革一下不可，于是发起组织新南社，注入了很多的新血液，他们以新的面貌出现，成为南社脱胎下的新骨干。

南社社友，以吴江、吴县、金山三个地方的人占着多数。有人把南社作为一个大家庭，便以吴江为大房，吴县为二房，金山为三房。但在整个社友来说，全国各地的，如水之趋渊，鸟之集林，阵容是很庞大的，不过分散着，不如吴江、吴县、金山的集中罢了。这许多社友，在辛亥革命前后，纷纷来到上海。当时上海为全国文化中心点，各种报刊，大都由南社社友主持笔政，如《民立报》为宋教仁、于右任、范鸿仙、谈善吾、叶楚伦、徐血儿、陆秋心、景太昭、朱少屏、陈英士；《神州日报》为黄宾虹、王无生、范君博；《大共和报》为汪旭初；《时报》为包天笑；《申报》为王钝根、陈蝶仙、周瘦鹃；《新闻报》为郭步陶、杨千里、王蕴章；《太平洋报》社友更多，为姚雨平、陈陶遗、苏曼

殊、胡朴安、胡寄尘、李叔同、陈蜕安、邓树楠、陈无我、梁云松、林百举、余天遂、姚鹓雏、夏光宇、王锡民、周人菊，柳亚子本主《天铎报》，也被拉进《太平洋报》，亚子自称“跳太平洋”；《民国新闻》为吕天民、俞剑华、邵元冲、沈道非、林庚白、陈泉卿、陶冶公；《民声日报》为宁太一、汪兰皋、黄季刚、杨性恂、刘崑孙；《天铎报》为邹亚云、李怀霜、俞语霜、陈布雷；《民权报》为牛霖生、蒋箬超、戴天仇、刘铁冷、徐天啸、徐枕亚、沈东谏；《中华民报》为邓孟硕、管际安、程善之、刘民畏；《民国日报》为邵力子、于秋墨、闻野鹤、成舍我、朱宗良、朱凤蔚、陆咏黄；《时事新报》为林亮奇；《生活日报》为徐朗西、陈匪石、姜可生等。其他各种杂志，也大都是南社社友的地盘，成为南社的一统天下。当时柳亚子很得意地开玩笑说：“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南社的天下。”各出版社又纷纷约请南社社友担任撰述，出了好多种单行册子。亚子笃于风义，复私人斥资为南社亡友编刻遗著，以广流传，先后凡若干种。这许多刊物普遍流传，社会影响很大。所以南社文学在近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，且认为“南社等于是有一个革命宣传部，使文学起了直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作用”。

错综复杂的南社，要把它的来龙去脉系统地叙述一下，作为一部史料，那是很不简单的。柳亚子亲自主持南社，他对于社务的熟悉，是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。可是他生前，屡次有人找他写南社的往史，但他在那篇《我和南社的关系》一文中却说：“一部二十四史，究竟从何说起，总觉得写不起来。”亚子素有“南社灵魂”之称，他老人家手边又具备所有的南社文献，文献足征，尚且写不起来，不用说一般的社友，更不用说局外的人们，即使健笔雄才，也是无能为力的。胡寄尘是南社最早的社友，又和亚子是谱弟兄，对于南社当然也是很熟

悉的。当时《越风》杂志请他写南社历史，他却推辞说：“事情太难，实在办不到。”可见把南社往事，写成一部完完整整、像像样样的书，的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，不容易担当的。况目前亚子本人及一些社中老前辈，什之八九都已故世，就是尚在人世的，又复散居天南地北，无从探访，且有的疲癯衰颓，耳聋目聩，也是难以请教。可是忝居社末的笔者，却深恐这样因循下去，日子愈久，也就更难着笔，以后的革命青少年，对于南社的革命往迹，有如烟云缥缈，不可捉摸。想到这儿，就大着胆把所见的，所闻的，和平时所摘录的零星史料，一股脑儿贯串起来，试写这部《南社丛谈》。好得《丛谈》的限度较宽，也就有一是一，有二是二，用较为客观的态度叙述着，其中孰为人，孰为鬼，都不下断语，留给读者给予公允的评论。至于作品，那是由于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，和社会的现实生活，作出不同的反映。若以今天的尺度来衡量，用今天的眼光来分析，也是不确当的，所以也不轻易下着断语。

本编所列的大纲、条例和宣言，大都根据亚子的《南社纪略》一书，那是第一手资料，具有可靠性。其他所叙述的，由于见闻狭隘，年代久远，又复限于水平，难免有疏漏错误和不妥当的地方。古人说得好，“抛砖引玉”，姑把这个不够成熟的作品，请广大读者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，以便日后纠正和补充。还有一点要说明，这儿所叙述的，大都属于旧南社方面，新南社阵容更壮大，作出新的贡献，当然更多更大的了。希望海内贤达，熟悉这方面的，别撰一部《新南社丛谈》，作为文献参考，这是很有必要的。

郑逸梅

建国三十周年国庆，时年八十有五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 **前 言 掘**

一 摇南社成立前的酝酿

摇摇南社成立于苏州虎丘张东阳祠，时为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即阴历己酉十月初一日。选择这个地点，作为会场，却具有意义。原来张公名国维，字玉笥，浙江东阳人。明天启、崇祯年间，累升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应天、安庆等十府，鲁王监国，督师江上，抗虏投水死，著有《吴中水利书》，不但义烈著于史册，又复惠爱留在民间。这天参加集会的为陈巢南、柳亚子、朱梁任、庞檠子、陈陶遗、沈道非、俞剑华、冯心侠、赵厚生、林立山、林秋叶、朱少屏、诸贞壮、胡栗长、黄宾虹、蔡哲夫、景耀月，共十七人。又有来宾张棗甄、张季龙二人。高天梅为南社发起人之一，可是没来参加。亚子的《虎丘雅集前后的南社》一文中，也提到这件事：“一个谣言，说虎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，于是天梅杜门避憎缴不来了。”我认为亚子这句话，未免把天梅说得太胆怯了。这时江苏巡抚，是旗人瑞莘如，诸贞壮、胡栗长两位，都在瑞莘如的幕下当幕友，消息很灵通，他们两位都参与其盛，可见事实决不会像谣言那样的严重，天梅也不致避风头躲着不出来，但为何事所阻，却也莫名其妙，难怪亚子有此怀疑了。事后天梅有首诗道及此事，我把这首诗录在下面：

十月朔日南社诸子会于吴门，以事羁不得往，姑

期明春再图良晤，吟成长句写寄同人

铁匣沉埋古井枯，不成遁世岁云徂。德星聚处天犹醉，惊隐风高道未孤。岂少诗篇存甲子，尽多人物话菰芦。独怜唱彻公无渡，薇蕨春光要酒沽。

亚子当时做了很多诗，名为《吴门游草》，后来都散失掉了，仅在他的《磨剑室诗初集》中，还留下二十多首的叠韵诗，可是《磨剑室诗》没有印出来。一九五九年，虽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了一本《柳亚子诗词选》，由他女儿柳无非、无垢选辑（何香凝题签，郭沫若作序），所选自一九〇三年起，至一九五一年止的作品，数量不多，且偏重于晚年所作，早年有关南社的，较少看到，不毋成为遗憾了。

《成立以前的南社》一文，是亚子自己写的，他根据《磨剑室诗初集》，谈及南社的酝酿情况。《磨剑室诗初集》中，有丁未冬（清光绪三十三年，即一九〇七年）一首诗。这首诗是：

偕刘申叔、何志剑、杨笃生、邓秋枚、黄晦闻、
陈巢南、高天梅、朱少屏、沈道非、张聘斋海上
酒楼小饮，约为结社之举，即席赋此

慷慨苏菲亚，艰难布鲁东。佳人真绝世，馀子亦英雄。
忧患平生事，文章感慨中。相逢拚一醉，莫放酒樽空。

这首诗，徐蔚南把它列入他所写的《南社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》一文中，说：“这诗可作为他们意志的代表，同时也可作为文坛上爆发出意志文学的第一朵火花。”

从这首诗看来，所谓结社之举，虽没有说明结的是南社，却已有南社的影子了，时间尚在正式成立前二年。至于南社的名称，那是开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春天，即一九〇八年。亚子有《海上题南社雅集写真》两首诗：

云间二妙不可见，（原注：高天梅、张聘斋里居未出。）一客山阴正独游。（原注：陈巢南时客绍兴。）别有怀人千里外，罗兰玛利海东头。（原注：谓刘申叔、何志剑伉俪。）

鸡鸣风雨故人稀，几复风流事已非。回首天涯唯汝在，相逢朱沈倍依依。（原注：南社诸子时在海上者，唯朱少屏、沈道非两人而已。）

柳亚子又这么说：“一九〇八年春间，已有南社的名目了。事情还不止此，照诗上所讲，完全是追忆的口气，所以《南社写真》的拍摄，决非就是一九〇八年的事情。岁月隔得悠久，记忆是成问题的。”亚子患神经衰弱症很严重，记忆力较差，有时很兴奋，朋友给他的信，仅仅问候，没有什么事情，他却立刻答复，甚至快信邮递。衰弱症发作了，任何事都不想做，懒得异乎寻常，给他的信，有着很重要的事情，他老人家却置之不理，一搁一年半载，付诸淡忘。南社最早经过，他也在依稀仿佛中。以上的诗篇，却为可靠的证据。亚子说，《南社写真》，决非就是一九〇八年。但他未下断语，说是一九〇七年就有南社的名目。据我推想，一九〇七年冬天，既有结社之举，很可能当时便有人提出社的名目，大家通过，定为南社，可惜亚子本人想不起来了。

提得再早一些，在南社之前，却已有许多南社式的活动。南社发起人之一陈巢南，他是苏州名宿诸杏庐的弟子，亚子的父亲柳念曾和叔父柳慕曾，都列杏庐的门墙，论起辈分来，巢南是亚子的父执。一八九八年春季，他在吴江县同里镇办雪耻学会，是提倡维新运动的。奈响应的不多，起不了大作用。直至一九〇三年，参加中国教育会，在同里镇办起支社来。翌年，东渡日本，加入拒俄义勇队，就是军国民教育会的前身。

一九〇四年，任上海《警钟日报》主编，又创刊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杂志。一九〇五年，在《国粹学报》上发表了许多攘夷复汉的文章。一九〇七年，徐锡麟、陈伯平、秋瑾等，为革命而牺牲，巢南在上海要为秋瑾开追悼会，未果，却成立了神交社。后来为南社社员的，如刘季平、吴癸安、柳亚子、高天梅等，都是当时神交社的中坚分子。过了一年，巢南在杭州认识了秋瑾的盟姊徐自华，设立秋社，在门上榜着嵌字联：“秋菊有佳色，社会惜此人。”语气是寓激昂于蕴藉中，同时协同自华把秋瑾的遗骸迁葬到西湖，自华又请人绘《西泠悲秋图》，征人题咏，巢南更作《鉴湖女侠传》。这些都是触犯清王朝的忌讳冒着很大危险的。

神交社曾举行雅集，复绘有《神交社雅集图》，可惜这图现已没有了，只留有亚子一篇《神交社雅集图记》，这也是富有革命性和历史性的珍贵文献。现把这篇文字录在下面：

丁未七夕，神交社同人，修秋禊于海上之愚园，一时贤豪长者，罔不毕集。不佞当造谋之始，亦辱为前鱼，独以杜门息影，江湖契阔，不得从诸君子游，饫闻警欬，为怅惘者久之。既而陈子佩忍书来，以雅集图记见属，乃慨然曰：嗟夫！今之时，何如时乎？小雅废，夷狄横；诗书烬，微言绝；礼崩乐坏，俗敝风颓，而莫可与居之时也。士生斯世，咸瞿然忽忽，而有所不屑以贸一日之荣。夫既有所不得志于世俗，则必益求其同调之朋，与为么弦之和。易曰：“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”诗曰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以庄周之旷达，犹不能不致感于聒音，则若而人者，当其谭宴终日，流连光景，虽若无异常人，而识者窥其用心，固俨有上指天、下画地，咄咄不得意之奇概存矣。在昔典午中烬，新亭涕泣，行类楚囚，而王导以江

左夷吾，翊戴琅玕，延中原文物之遗，功高微管。降及胜国，复社隳流，置酒高会，其意气亦不可一世。迨乎两京沦丧，闽粤继覆，其执干戈以卫社稷者，皆坛坫之雄也。事虽不成，义闻昭于天壤，孰谓悲歌慷慨之流，无裨于人家国也。板荡以来，文武道丧，社学悬禁，士气日蹙，百六之运，相寻未已，岁寒松柏，微吾徒其谁与归！然则此集之有图，此图之有记，其亦鸿爪之义欤！他日螯弧先登，孰为健者，慎毋忘此息壤也其可。

读了这篇文章，可见当时神交社诸子的满怀激情，气冲牛斗，若非亚子，也决不敢作如此露骨的豪言壮语。

神交社外，尚有三千剑气文社。庞树柏《哭黄人诗》，有“十九寓言空领略，三千剑气久销沉”。（注云：“庚子之春，先生偕余兄弟结三千剑气文社于吴下。”）庚子为光绪二十六年，公元一九〇〇年。黄人为常熟黄摩西，著稗史说部，负有盛名。这时他执教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。树柏和他长兄树松，都是常熟人，和黄人同乡，旅居苏州。后来均籍隶南社。

“狮子山招国魂”，那是南社先锋队所演的一出活剧。吴江范烟桥，也是南社社友，在他所著的《茶烟歌》笔记中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：

清光绪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年）十月朔，关中梁柚隐，吴县胡友白、杨韞玉、朱梁任、包天笑等若干人，登苏州郊外狮子山，为诗文以招国魂。其事甚秘，而当时文人革命思想之活跃，此其见端。朱梁任先生最激烈，书年曰：“共和纪元第四十六癸卯十月辛亥朔”，而署名曰：“黄帝之曾曾小子。”诗曰：“维有胡儿登大宝，岂无豪杰复中原。今朝灌酒狮山顶，要洗腥膻宿世冤。”若为当局所发觉，必难免身殉，然不死于文字，而死于水，梁任先生其不瞑目

矣。复有《题招魂幡》云：“归去来兮我国魂，中原依旧属公孙。扫清膻雨腥风日，记取当时一片幡。”幡为一白布，上绘雄狮狰狞状，意谓睡狮已醒，将一吼惊人也。前年陈佩忍丈主江苏革命博物馆，梁任先生曾语及幡，佩忍丈戏谓之曰：“招魂之幡，至今犹藏诸篋衍，其价值在革命博物馆所列者之上。盖三十馀年前，冒死以为此，其敢胆不弱于烈士之怀刃掷弹也。”梁任先生歿后，此幡不知始终保存否？惜革命博物馆，亦以不急之务，不置督理，已征集者，尘封蛛网，精神之淬励，中土之人已薄之而不为矣。

按朱梁任、包天笑，均属南社耆宿，梁任于一九三二年（民国廿一年）十一月，和他的儿子世隆，乘舟渡太湖，赴昆山县用直保圣寺，参加唐塑保管委员会开幕典礼，覆舟死。烟桥所谓死于水，便指此而言。梁任的大胆行动，不仅招国魂而已，且取号君仇，反对君主，当那拉氏做寿时，他却服素衣冠，大哭道：“黄帝子孙甘心做奴隶么？”被清吏抓了去，他不屈服，结果，清吏认为疯子，没有追究，放了他回去，从此朱疯子便出了名。

光复会和同盟会，为辛亥革命主要的有力组织。陈巢南由秋瑾介绍入光复会。柳亚子也为光复会一分子，是蔡元培介绍的，同时又入同盟会。南社社友为同盟会会员的很多，除陈巢南、柳亚子外，如朱梁任、高天梅、庞树柏、陈陶遗、沈道非、俞剑华、冯心侠、赵正平、林立山、朱少屏、诸宗元、林之夏、景耀月、李怀诚、章木良、卓真吾、雷铁厓、周柏年、范鸿仙、阳惕生、沈怡中、吴信三、陈家鼐、陈家鼎、陈家英、陈家庆、黄季刚、马小进、梁云松、张卓身、林一厂、郑仲敬、徐朗西、张默君、谢圉人、陈仲权、张荔丹、杜仲虑、林庚白、叶竞生、邓孟硕、刘季平、马君武、邵元冲、田梓琴等，都在同盟会中起着革命作用。有的竟仗剑从军，投入到实

际工作中去。南社继续着革命的传统，可谓渊源深远。

顺德邓秋枚，在上海发起国学保存会，也是个革命组织，提倡民族气节，以攘夷复汉为主旨，出版了《国粹学报》、《风雨楼丛书》、《古学汇刊》及其他单行本。参加该会的，有陈巢南、高吹万、诸宗元、黄宾虹、蔡哲夫、胡朴安等。苏曼殊来沪，常寄居国学会的藏书楼中，陈巢南也在藏书楼住过一个时候。该楼藏书二十馀万卷，以诸宗元征求所得为多。上述几位，又都是后来南社的中坚，但秋枚却没参加南社。亚子的《南社纪略》说：“秋枚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但不晓得后来南社正式成立时，为什么没有罗致到，这原因已记不清楚了。”《国粹学报》所发表的文字，多数是阐述明末遗民顾炎武、王船山的民族思想，表扬陈卧子、夏完淳英勇不屈的气节。

高吹万组织的寒隐社，成立于一九〇九年（宣统元年）秋间，比南社成立早几个月。参加的什九是后来的南社社友。吹万自号“寒隐子”，苏曼殊为他绘《寒隐图》，他又取号“志攘”、“黄天”，都含有反清意识。当时曾有刻印《寒隐社丛书》的计划，结果未成事实。

其他尚有中国教育会、爱国学社、自治学社等，都和柳亚子有密切关系，也可以说亚子的革命思想，就是从这里孕育的。吴江金鹤望，是这些会社的主干，亚子且沐着他的教泽。后来，鹤望没参加南社，也不知其原因所在。

柳亚子和田桐创刊《复报》，据说封面“复报”二字，写的是反文，含有反清的意思。亚子也写了《中国灭亡小史》，从满清入关写到光绪末年，用以激励人心，署名“中国少年之少年”。该报门类较多，除载一些旧体诗词外，还有社论、传记、评丛、小说、音乐，文言语体间用，浅近易读，这对吸引读者，也起了极大作用。每月一期，共发行十一期，后被两

南/社/丛/谈

江总督端方下令禁止，只得停刊。

摺

二 摇南社的成立及其他支社

摇摇南社经过了数年的酝酿，直至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即己酉十月初一日，在苏州虎丘举行第一次雅集，才算正式成立。雅集前四天，亚子从黎里先到了苏州，冯心侠、俞剑华，也从太仓赶来，一同住在苏州金阊门外的惠中旅馆。这时陈巢南养痾吴中，在天库前张姓家做西席老夫子，当然尽些地主之谊，招待一切。恰巧那艺名小子和的冯春航，在惠中旅馆附近的某剧场演戏，亚子等就天天涉足梨园，做了顾曲周郎，于银筝凤管、彩幕红氍间，对春航大为倾倒，写成了许多诗篇，相互唱和，仿佛为以后每次雅集必有诗词的前奏曲。苏州的船菜，由船娘纤手调羹，是别具风味的。十三日早晨，他们就雇了画舫，从阿黛桥出发，循七里山塘，一橹双桨，摇到虎丘。上了岸，直趋张东阳祠，社员和来宾共十九人，先后都到了。开了两桌，菜肴是船上备着的。一方面喝酒，一方面选举职员，预备发行《南社丛刻》，当场选出了陈巢南为文选编辑，高天梅为诗选编辑，庞树柏为词选编辑，柳亚子为书记，朱少屏为会计。选举既毕，觥筹交错，酒兴勃发。大家都带着醉意，高谈阔论，忽然谈到诗词问题，亚子为人不解世故，是很率直且复天真成性的，闹出一个小小的笑话来，亚子自己把这笑话记录在他的《南社纪略》中：

在清末的时候，本来是盛行北宋诗和南宋词的，我却偏偏要独树一帜。我以为论诗应该宗法三唐，论词是应当宗法五代和北宋的。人家崇拜南宋的词，尤其是崇拜吴梦窗，我实在不服气。我说，讲到南宋的词家，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，论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儿，梦窗七宝楼台，拆下来不成片段，何足道哉！这句话不要紧，却惹恼了庞槩子和蔡哲夫。槩子是词学专家，南宋的正统派，哲夫却夹七夹八地喜欢发表他自己的主张，于是他们便和我争论起来。一方面，助我张目的只有朱梁任。可是事情不凑巧，我是患口吃症者，梁任也有同病，两个人期期艾艾，自然争他们不过，我急得大哭起来，骂他们欺侮我，槩子急忙道歉，事情才算告一段落。槩子《虎丘雅集》纪事长歌，有“众客酬酢一客欬”之句，就是表示这一宗公案了。^{* 1}

谈到亚子的口吃症，的确是很严重的，越是急，越是说不出话来。所以他宁可写长长的文章，却怕作短短的讲话。他所以有这症状，是有原因的。他家和吴江费仲深（韦斋）有戚谊，仲深比亚子长一辈，亚子小时候，和费家的子女一同读书，费家有一位患着口吃，亚子瞧了发笑，顽皮地故意学着他的口吻说话，日子久了，自己也患了口吃症，那费家患口吃的，力自矫正，长大了说话如常，亚子却口吃到底，成为终身缺陷。

南社订有条例，当时在虎丘雅集会上通过，凡十三条：

- 一、品行文学两优，得社友介绍者，即可入社。
- 二、入社须纳入社金三元。
- 三、愿入社者，由本社书记发寄入社书，照式填送，能以

* 凡引自柳亚子《南社纪略》者，均据该书进行校订。——中华书局编辑部